

张世禄 著
杨剑桥

音韵学入门

复旦大学出版社

音 韵 学 入 门

张世禄 杨剑桥 著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音韵学入门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印刷

字数 121千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5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书号：9253·016 定价：0.90元

前 言

汉语音韵学是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凡研究古代汉语、汉语发展史的专业工作者,都必定把汉语音韵学作为一门必修的课程,而一般文史工作者和语文爱好者,也无不把汉语音韵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汉语音韵学历来被视为“绝学”,令人望而却步。其实运用现代语言学来学习音韵学知识,就不但毫无神秘之感,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掌握和运用的水平。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写下了这本小册子,希望能引导读者顺利入门,并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

跟一般入门书相比,本书有如下特点:详细指明汉语音韵学的各种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注意区分音类的考证和音值的考证这两种不同的工作,力图从音位学的角度阐明汉语音韵学的重要观点,并努力吸取近年来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因此,本书大概是可以雅俗共赏,并向读者贡献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第一章	汉语音韵学的性质、功用和学习步骤	(1)
第一节	汉语音韵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1)
第二节	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任务和对象	(2)
第三节	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4)
第四节	汉语音韵学的学习步骤	(12)
第二章	语音学与音韵学的关系	(15)
第一节	语音学知识在音韵学上的重要性	(15)
第二节	普通语音学的基本理论	(16)
第三节	汉语音节的特点	(26)
第三章	汉语音韵学的名词术语	(29)
第一节	音韵学名词术语的特点	(29)
第二节	一些音韵学名词术语的解释	(30)
第四章	考证古音音类的分合	(51)
第一节	什么叫古音音类	(51)
第二节	考证古音音类的材料和方法	(52)
第三节	中古音音类的考证	(72)
第四节	近代音音类的考证	(96)
第五节	上古音音类的考证	(102)
第五章	古音音值的拟测	(119)
第一节	什么叫古音音值	(119)
第二节	拟测古音音值的材料和方法	(120)
第六章	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	(136)

第一节	怎样研究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	(136)
第二节	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	(138)

第一章 汉语音韵学的性质、 功用和学习步骤

第一节 汉语音韵学是一门 怎样的学科

汉语音韵学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门学科。早在汉末和魏晋时期,随着印度文化传入中国,佛经翻译事业日渐兴盛,学者们由于翻译的需要,掌握了梵文的拼音原理,并用来分析汉字的声、韵、调,最后发明了反切注音法,一时间,反切风行,韵书纷出,从那时开始,汉语音韵学就诞生了。梁朝释慧皎《高僧传·慧叡传》云:“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谕叡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於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这是学者们依据梵文拼音原理,整理汉字音读的一个例子。《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这些话真实地描绘了汉语音韵学诞生时的热烈场面。

以后,从隋唐时代起,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小学就把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作为其所属的三门学科。历代封建统治者以诗赋取士,在客观上又进一步促进了音韵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由于乾嘉学派的学者们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运用“音韵通训诂”和归纳比较经籍文献等科学方法,汉语音韵学更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各种科学思潮开始

涌进中国，西方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也随之大量输入，于是，汉语音韵学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令人耳目一新，取得了振奋人心的累累硕果。现在，汉语音韵学已经被纳入历史语言学的范畴，成为我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研究汉语的一门有声有色的重要学科。因此，可以说汉语音韵学是源远流长、文献丰富、成就巨大的历史科学。

第二节 汉语音韵学的研究

任务和对象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我们汉语的语音也同样如此。《吕氏春秋·重言》有一个故事说，齐桓公和管仲在一个高台上商量攻打莒国，几天后，还没有发布消息，却被全国上下都知道了。走漏消息的是谁呢？齐桓公想起当天东郭牙曾经从台下经过，于是把东郭牙找来一问，果然是他那天看到管仲“赧然充盈”，猜想是兵革之事，又看到管仲之口“呿而不唞”，断定说的是“莒”，再看到管仲手指远方，也正是莒国方向，于是知道了齐桓公和管仲的意图，消息就此走漏出去^①。所谓“呿而不唞”，汉代高诱

① 《吕氏春秋·重言》：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旌旒而上视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示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经之色也；赧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赧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唞，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注：“咭开，喻闭”。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莒”字当有一个后低元音 $a^①$ ，而今天的“莒”字却有一个前高元音 u ，两千年来汉语语音的变化是多么巨大^②！我们再看上海的语音演变情况。上海是我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由于五方杂处，人员流动，就在近三十年中，上海话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一辈中，“香烟”跟“香衣”判若泾渭，读成 $[ciā\ i]$ 跟 $[ciā\ i]$ ，而在二十岁左右的市区青年中已经不复区分，一律读成 $[ciā\ i]$ 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短暂的三十年尚且如此，两千年来汉语语音演变的剧烈是完全可以想见的。那末，在汉语的发展史上，究竟出现过哪些语音变化，其中又具有什么规律，汉语的各个历史时期又各具有怎样的语音系统，这些就是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任务，也就是说，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古人的语音。

但是古人说话的声音是一发即逝、驷马难追的，古代也不可能有什么录音设备，所以古人的实际语音已不可得，音韵学家所赖以研究的，是记录古人语音的文字，即汉字。他们通过分析各个历史时代汉字的读音，归纳出各个历史时代的语音系统，包括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又通过各个历史时代语音系统的比较，从而阐明汉语语音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因此，罗常培先生说：“音韵学就是分析汉字或汉语里所含‘声’‘韵’‘调’三种元素，而讲明它们的发音和类别，并推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古今流变的。”^③

① 本书注音凡带 $[\]$ 者为国际音标，不带 $[\]$ 者为汉语拼音，特别注明者除外。

② 有人认为东郭牙是根据管仲一手指自己的口，一手指齐桓公的口，双“口”正拼合一个“吕”字，因此猜出攻打莒国之事。此说既不符合原文内容，又不符合文字学的解释。《说文》云：“吕，脊骨也，象形”，篆书“吕”作，正是脊椎骨之形，因此“吕”字并不从双口。

③ 《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载《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

第三节 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给后代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继承古代的宝贵遗产,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职责。而我们要读懂古代的经典文献,往往需要三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文字知识、训诂知识和音韵知识。

所谓文字方面的知识,是指关于汉字的起源、性质、结构及其流变的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有助于对古文的理解。例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云: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这里的“天”字,从文字学来看就是人的象形,甲骨文写成员或𠂔,最上面的一横在于指明人的头顶。《说文》:“天,颠也”,颠就是头顶。《易·睽》:“其人天且劓”,马融云:“黥凿其额曰天”。因此,所谓“刑天”,正是根据他头顶受刑的遭遇而命名的,以后传说为被天帝砍去脑袋。又如《愚公移山》云: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这里的“夫”字,本来也是人的象形,最上面的一横是成年男子的发簪。因此,所谓“荷担者三夫”,是说“三个挑担的成年男子”。又如《论语·述而》: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这里的“暴虎冯河”,汉代孔安国注:“暴虎,徒搏;冯河,徒涉”,后代人于是解作:“徒手搏虎,徒足涉河。”但是从字形看,“徒”字从辵土声,本义是徒步行走,故“暴虎”就是徒步与虎搏斗。上古乘车骑田

猎，徒步打虎虽然勇敢，但也很危险，所以孔子并不欣赏。后代人把“𢇛”的上半写在左边，把“𢇛”的下半移到“土”之下，以至看不出“徒”的本义，而把“徒搏”误解为“徒手搏斗”了。又如《汉书·翟方进传》：

不弔天降丧于赵、傅、丁、董。

颜师古注：“不弔，不为天所弔闵。”其实“弔”与“叔”的古文字形体相近，都写作𠂔，“不弔”就是“不叔”。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云：“叔、弔古字通，《哀十六年左传》‘闵天不弔’，郑仲师注《周官·大祝》引作‘闵天不叔’”。王国维指出：“‘不叔’，古多用为遭际不善之专名。”^①因此《汉书》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不幸啊！老天把灾难降临在赵、傅、丁、董四人身上”。同理，《诗经·小雅·节南山》“不弔昊天，乱靡有定”，意思就是“不幸啊老天，国家混乱没有安定”。上引颜师古的注解当属望文生义。

所谓训诂方面的知识，是指关于古汉语词汇、语法、语义方面的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才能在阅读古文中收到字通义顺的效果。例如《汉书·灌夫传》：

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乎！”

这里的“藉”，本义是祭祀时用作衬垫的禾秸；引伸为“坐卧”，如《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藉萋萋之纤草”；又引伸为“践踏”。所以窦太后这一句话是说：“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们就都来践踏我的弟弟”。假如我死后，都要来吃了他呢！”又如《战国策·燕策》：

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

这里“眄”是斜眼看的样子，“指”是手指，“眄”、“指”都是名词用作状语。整句话是说：“倚着桌子，拄着手杖，用斜眼看人，用手指使唤人家，那末干粗活脏活的奴仆就会来到”，意思说这种趾高气扬

^① 《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见《观堂集林》。

的态度休想求得人才。又如《诗经·卫风·氓》：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这里“劳”不训“操劳”，当训“忧”，如《淮南子·泛论训》：“以劳天下之民”，高诱注：“劳犹忧也”，《诗经》中亦不乏此例，如“瞻望弗及，实劳我心”、“无思远人，劳心忉忉”。这里的“朝”是“桃”的通假字^①，《广雅》：“桃，佚也”，“佚”即“逸”。所以这句诗是说：“为妇三年，没有家忧；早起晚睡，没有安逸。”又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

……”

这里的“之”，是宾语前置的标志，“何施之为”就是“何为施”。所以先轸的话是说：“秦国不悲哀我们的国丧，反而攻打我们的同宗，秦国毫无礼义，哪里是在施恩惠？”

由此可知，文字知识、训诂知识对于阅读古代经籍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这还是很不够的。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这句话道出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切身体会，充分反映了音韵知识在语言文字学中的首要地位。因此，我们要真正读懂古书，就不能不学习音韵方面的知识。

那末，音韵方面的知识究竟有些什么用处呢？汉语音韵学的功用如何呢？对于某些专业工作者来说，学习音韵学当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诸如校勘古籍、调查各地方言、制订汉语拼音文字等工作都离不开音韵知识，这些自不待言，而对于一般的文史工作者或语文爱好者来说，学习汉语音韵学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认为，这种意义最显著的有以下六点。

第一，认识汉字的构造。我国古代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曾

① “朝”、“桃”上古同属宵部舌头音，又“朝”与“兆”声字经典有通假例，如《楚辞·九章·哀郢》：“甲之鼃吾以行”，“鼃”又作“晁”，通“朝”。

经把汉字的构造归纳成六种,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①。据统计,其中尤以形声构造法造字能力最强,形声字占汉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②。形声字是由表示意义的“形旁”(或称“形符”、“义符”)跟表示读音的“声旁”(或称“声符”)拼合起来的。凡是相同声旁的形声字,其原本读音必然相同或相近。这从现代汉语来看,许多字还是如此。例如“兹滋孳慈磁、昌倡猖娼唱、利俐莉痢梨梨、宁拧狞泞、因涸菌姻氲、婴嚶纓櫻鸚鵡”等等,以致我们可以利用它们声旁相同、读音也相同或相近的特点迅速掌握普通话,而避免平翘舌音不分、前后鼻音不分、n l 不分等错误。但是另有许多字,现在看来读音并不相同或相近,其实它们的上古音还是相同或相近的。例如“攻功巩空虹贡红鸿”都是“工”声字,现代韵母相同,可是“江杠扛缸项”虽然也是“工”声字,现代韵母则不相同。如果我们知道韵书^③里东韵字和江韵字在上古原本相通,因之清代古音学家有“东江同部”之例,对于“江杠”等字从“工”声就不会感到奇怪。又如“每梅莓敏”都是“每”声字,现代声母相同,可是“海悔晦海”虽然也是“每”声字,现代声母则不相同。如果我们懂得三十六字母^④里明母字和晓母字在上古有某种关系,因之现代音韵学家认为有些明母字和晓母字是由上古清鼻音声母分

① 《说文解字》序:“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诂,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访,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② 《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共计10516个汉字,其中形声字8545个。

③ 指《广韵》一类的书,代表中古隋唐宋时代的音韵,例如东韵包含[uŋ]、[iŋ]两个韵母,江韵包含[ŋ]一个韵母。

④ 宋人用三十六个汉字代表当时的声母,例如用“明”代表[m],用“晓”代表[x]。

化而成的,对于“海悔”等字从“每”声也就不会产生怀疑。

第二,认识文字上的假借。文字学上有所谓本字和假借字,本字就是用其造字时的本义的字,假借字就是不用其本义而用其读音的字。古人应用汉字来表达某种意义时,往往不用表示此种意义的本字,而用假借字来替代。这种措施的根据就在于文字是记录语音的,只要字和字之间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又得到当时社会的承认,这些音同或音近的字便可以互相借用,而同样达到记录语音的效果,后人因此称之为“同音通假”。显然,当本字和假借字声旁相同时,这种同音通假现象很容易辨别出来。例如《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敢……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

这里的“恨”是“很”的假借字,《说文》:“很,不听从也。”因此《史记》这句话是说:李敢怨恨卫青违背自己的父亲李广的意愿,于是击伤了卫青。与此相反,当本字和假借字声旁并不相同时,这种同音通假现象就不易识别出来,这就需要学习汉语音韵知识,以认清字和字之间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从而识破假借字,代之以本字,做到字通义顺。例如《史记·商君列传》:

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

这里用本义为“日暮”的“莫”字来代替“禁止之词”的“毋”^①字,如果不懂得“古无轻唇音”^②的条例,就不知道“毋”字原来读如重唇音的“莫”,“毋”和“莫”上古音近,所以得相假借。又如《孟子·梁惠王上》:

“……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① 《说文》:“莫,日且在冥也,从日在艸中”;“毋,止之词也”。

② 清代钱大昕首倡“古无轻唇音”之说,谓上古没有唇齿音(轻唇音)声母,三十六字母中的非敷奉微([pf, pf', v, m])上古都读如双唇音(重唇音)帮滂並明([p, p', b, m])。

这里又用本义为“正直”的“直”来代替本义为“只是、仅仅”的“但”，“直不百步耳”就是“仅仅不满一百步罢了”。我们在古书中经常遇到“但、直、徒、独、特、第”等字相通的现象，如果不懂得“古无舌头舌上之分”^①的条例，也就不知道这些字的古代读音都相同或相近，所以得相假借。

第三，认识语音和语义的联系。普通语言学认为，语音和语义之间本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什么样的读音来表示什么样的意义，原本是任意的。例如“书”，汉语叫 shū，英语叫 book，俄语叫 Книга，各种语言表现同一事物的读音各不相同。这是语音和语义之间的绝对矛盾性。但在一定条件下，语音和语义之间也有相对的适应性，人们往往会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来表示相同或相近的意义。例如水缺口曰“决”，玉缺口曰“玦”，器缺口曰“缺”，门有空缺曰“阙”，亲友永别曰“诀”，分离物品曰“抉”。究其本源，这种“音同义通”的现象往往就是同源词孳乳繁衍的结果，即它们是由同一语源派生出来的词，所以声音相类相似，意义也相关相连。显然，要探讨汉语的语源，认识这种音同义通的现象，就必须对上古音韵有相当的了解，否则就难以识别。例如“孔”和“穹”、“康”^②和“壳”、“亡”和“无”、“尾”和“末”等等，都是两两有同源关系的词。如果我们不懂得它们相互之间不但上古声母相同，而且韵母有“阴阳入对转”^③的关系，也就无法认清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

① 钱大昕又倡“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之说，谓三十六字母中的舌上音知彻澄娘（[tʃ、tʃʰ、dʃ、nʃ]）上古都读如舌头音端透定泥（[t、tʰ、d、n]）。

② “康”的本义为谷糠，《说文》：“糠，谷皮也，从禾从米庚声。康，糠或省。”

③ 这些字的上古语音形式是：“孔”[Kʰ—ŋ]、“穹”[Kʰ—ŋ]、“康”[Kʰ—ŋ]、“壳”[Kʰ—k]、“亡”[m—ŋ]、“无”[m—ŋ]、“尾”[m—d]、“末”[m—t]。凡韵尾是元音或没有韵尾的韵母叫阴声韵，凡韵尾收[m、n、ŋ]的韵母叫阳声韵，凡韵尾收[p、t、k]的韵母叫入声韵，上古阴声韵的韵尾收[b、d、g、r]等。语音相同或相近的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之间常有对转的关系，例如“亡”和“无”声母相同，韵腹同为[ɔ]，韵尾同为舌根音，故得对转。

第四，有助于古汉语的语法研究。汉语里的虚词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成分，虚词的疏解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文言文的虚词，如果解释不当，字句就扞格难通，而要正确解释文言文的虚词，也必须对上古音韵有相当的了解。例如《论语·子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如果我们懂得“古无轻唇音”的条例，以及虞韵一部分字上古归鱼部的道理，就知道这里的“夫”上古读成[piaŋ]，也就是今天现代汉语的“吧”，用来表示惊叹或测度的语气。又如《诗经·卫风·伯兮》：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如果我们懂得现代汉语声母[tɕ、tɕʰ、ɕ]在中古和上古有一部分读[k、kʰ、x]，以及之韵字上古属之部的道理，就知道这里的“其”上古读成[giəŋ]，也就是现代汉语的“该”，用来表示测度的语气。“其雨其雨”就是“该下雨了吧，该下雨了吧”。

其实不仅虚词，就是实词也有这样的问题。例如《庄子·逍遥游》：

之二虫又何知？

如果我们懂得“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条例，以及之韵字上古属之部的道理，就知道这里的“之”上古读成[tɕiəŋ]，也就是今天现代汉语的“这”，用作指示代词。

第五，有助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历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常常要押韵。押韵又有各种方式，或为“连句韵”，或为“隔句韵”。如果不知道历代音韵的变迁，就不能认定诗歌里哪些是押韵字。例如《诗经·陈风·东门之池》：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这里“池”是支韵字，“麻”是麻韵字，“歌”是歌韵字，而在上古它们都是歌部字，所以“池、麻、歌”是押韵字。又古人在作诗填词时讲

究协调平仄,例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里第一句第四字本应用平声字,“不”字是入声字,故于第二句第三字用“吹”字拗救。十分明显,没有音韵知识是无法深得古人的良苦用心的。又历代诗歌作品中,常常运用双声或叠韵联绵词或内部读音相似的复合词,用来增进声音谐和的美感。例如杜甫《宿府》: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这里的“荏苒”是双声联绵词,“萧条”是叠韵联绵词,处在上下两句中,相反而相成。白居易《琵琶行》: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这里的“嘈嘈”、“切切”都是叠音词,前者是全浊声母的平声字,正好用来表现粗弦的沉重舒长之声,后者是送气清声母的入声字,正好用来表现细弦的飘促轻幽之音。由此可见,不懂音韵知识就不能说明诗歌中的声音和谐美。

第六,有助于历史的研究。历史上的人名、地名往往同是一人或一地而古书里用以记载的文字不同。不懂得古今读音变化的规律,就不知道何以一人一物而有异名,或者因为异名而竟然误认为异人异物。例如“皋陶”就是“咎繇”,要说明其所以然,我们不但须要知道“咎”字原来就有“皋”音一读,同时还要了解“繇”之所以写成“陶”,是依据于“喻四归定”^①的条例,这就是说,喻母四等一类的字在上古音里原本跟定母相近。“陶”是定母字,“繇”是喻母四

^① 等韵学上把喻母的字分为两类,一类排在三等,叫做喻三,一类排在四等,叫做喻四。这两类的分别,是由于上古音中的来源不同:“喻三归匣”是指三等一类原来属于匣母;“喻四归定”是指四等一类原来跟定母相近,我们认为当称为“喻四近定”。